

紅粉金戈



紅粉金戈

〔湘〕新登字002号

红 粉 金 戈

寒 波 著

责任编辑：李渔村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91年5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2版第2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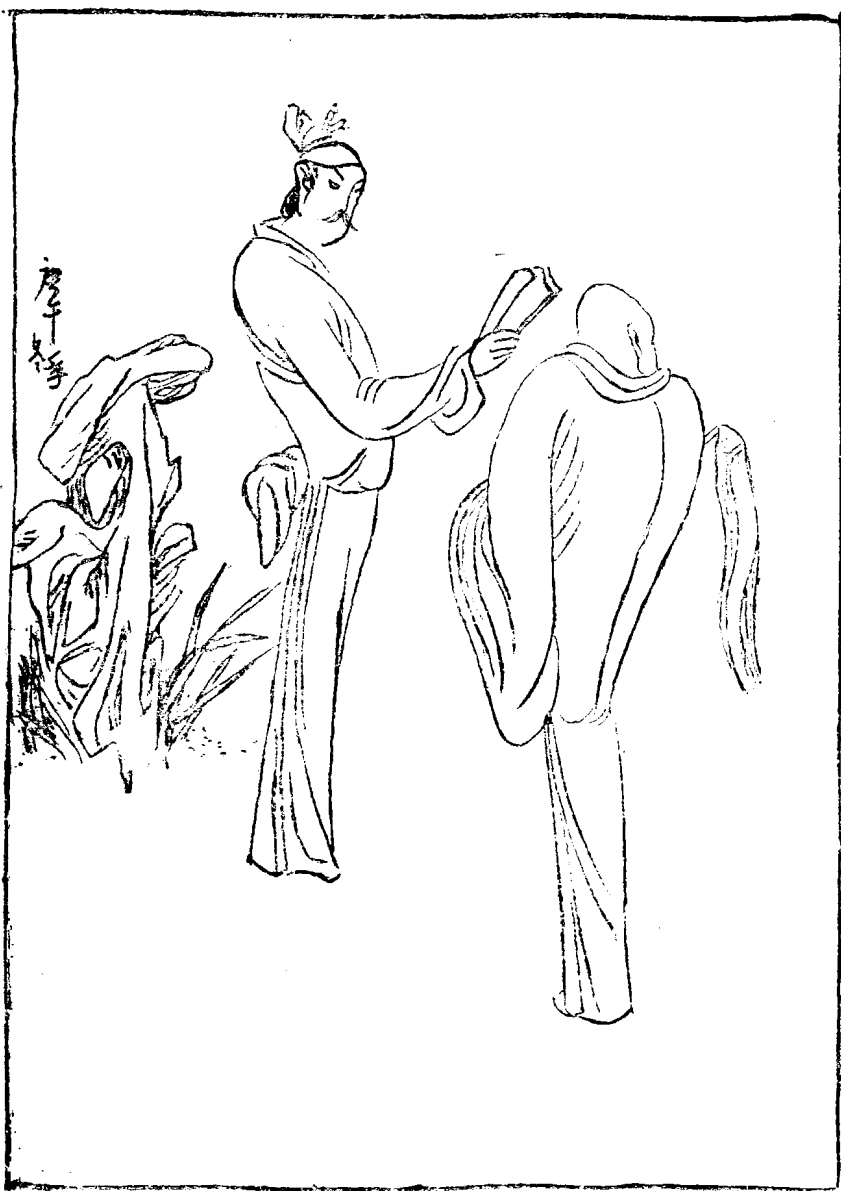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75 插页：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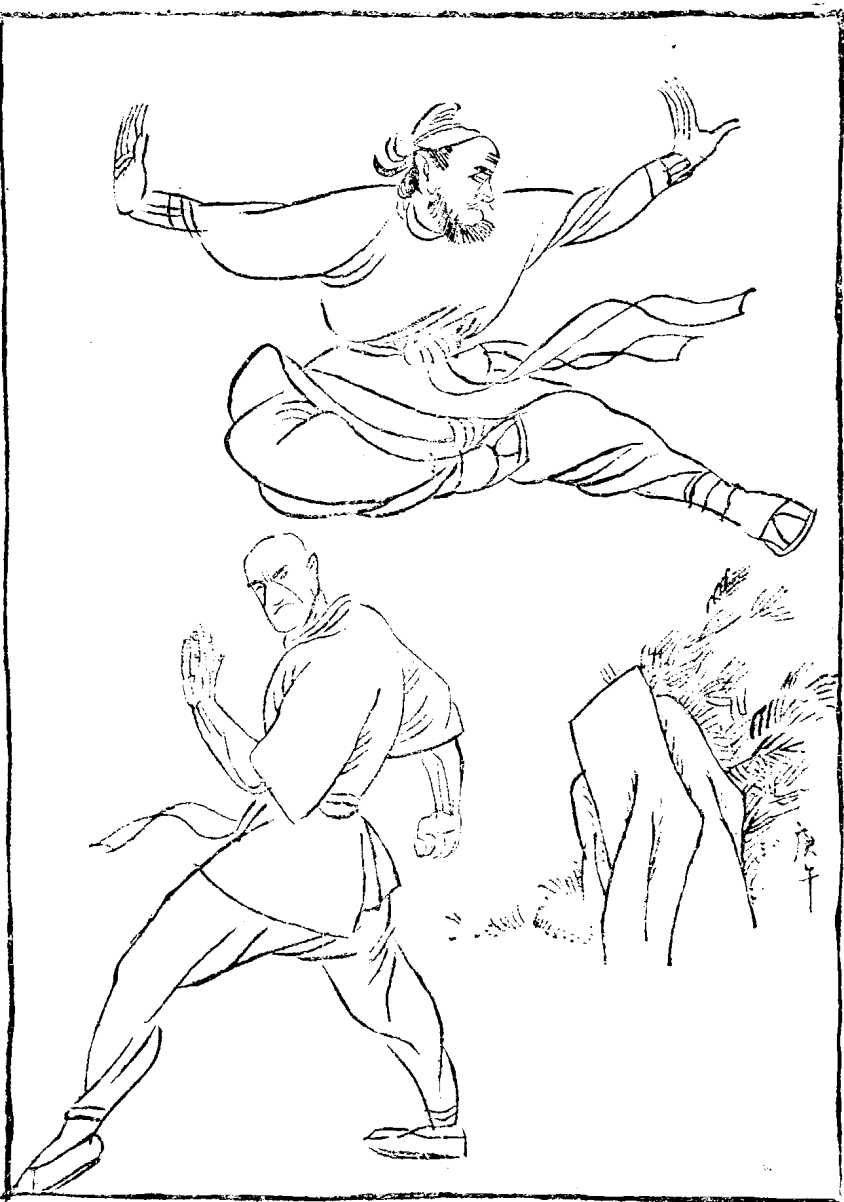
字数：310,000 印数：1—1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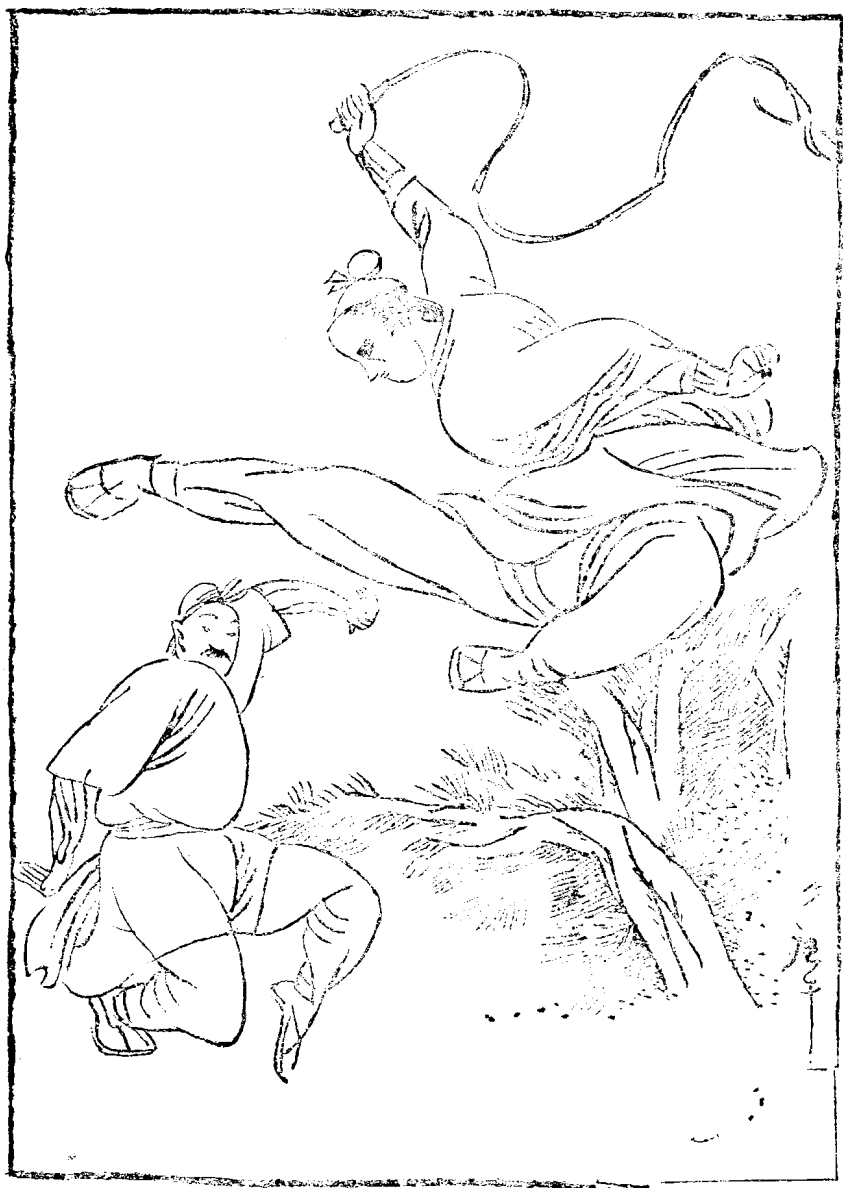
ISBN 7-5301-0880-4

I·692 定价：6.50元









目 录

楔	子		1
第 一 回	颖州道郭荣遇险		10
第 二 回	黄河渡李谷赴任		27
第 三 回	李惟珍被掳磁州城		44
第 四 回	陈丽娘北上寻夫君		55
第 五 回	韩熙载名震江南		71
第 六 回	南唐主空议北伐		83
第 七 回	李惟珍真定举兵		99

第 八 回	陈丽娘救夫回朝	116
第 九 回	蛟龙腾飞，郭荣进京	132
第 十 回	虎狼当道，李谷还乡	144
第 十 一 回	陈丽娘重振李家庄	159
第 十 二 回	李惟珍遁迹显通寺	171
第 十 三 回	郭威避祸大名府	188
第 十 四 回	丽娘舍命报凶信	198
第 十 五 回	郭威挥泪入东京	205
第 十 六 回	李璟大开内香宴	220
第 十 七 回	悲中喜，再结良缘	231
第 十 八 回	风云变，郭荣登基	245
第 十 九 回	议北征，金殿风波	260
第 二 十 回	战高平，死里逃生	271
第 二 十 一 回	庆中秋，从嘉月下会 娥皇	286

第二十二回	谋改革，郭荣下诏借 人头	301
第二十三回	伐南唐，李谷挂帅	310
第二十四回	战寿州，韩李相逢	322
第二十五回	失扬州，凄凉唐宫月	342
第二十六回	丧皇后，寂寞周廷秋	356
第二十七回	三下淮南，李璟丧地	376
第二十八回	北伐燕云，郭荣归天	394
第二十九回	遗恨绵绵，韩李诀别	420
第三十回	阳关三叠，后主登基	436
第三十一回	恋湘君，笙箫声断水 云间	447
第三十二回	昧大义，人生长恨水 长东	463
后 记		493

楔子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中国一统乃是大势所趋，顺其势者兴，逆其势者亡，是一点也不会错的。若问何以见得，且听在下细细叙一叙，道一道，那五代十国盛衰兴亡、由分而合、悲欢离合的故事，便知究竟。

且说唐末天下大乱，宣武节度使朱全忠篡唐为帝，国号梁，史称后梁，从此进入了五代十国大动乱时期。各地藩镇割据，先后建立了吴、南唐、前蜀、后蜀、吴越、楚、闽、南汉、北汉、荆南等国，称王称帝，自帝其国。五代都是短命王朝，后梁立国十六年，被后唐所灭，那后唐开国皇帝李存勖，庙号庄宗，也是个荒淫无道的君主。

庄宗同光四年（公元九二六年），那颍州汝阴县（今安徽阜阳）城南有一座垒石为墙、四角筑有碉楼的堡垒，名为李家庄，庄内屋舍繁多，街衢俨然，各种手工作坊应有尽有，乃是洛阳李氏于唐末举族迁此避难所建的庄园。寨外引颍水为护城河，寨南有吊桥通内外，昼夜有庄丁巡守，入夜抽回

吊桥，以防官军与强人侵扰，时当乱世，也不得不如此。

那庄主姓李名谷，字惟珍，年方二十四岁，身長八尺，容貌魁伟，乌黑的双眸炯炯有神。英果刚毅，博学机敏，勇力善射，又且任侠仗义，济危扶困，因此为乡里所重。尤为难得的常叹天下兵戈纷扰，民不聊生，便想出仕朝廷，拨乱求治，以救黎民。娶妻陈氏，芳名丽娘，今年韶华二十，婀娜妩媚，知书识礼，且又练得一身好武艺。膝下两个儿子，都还年幼。适逢今年朝廷开科，李谷与北海韩熙载等人中了新科进士，那时进士每榜不过三、五人，十分难得。本当从此进入仕途，飞黄腾达，一抒怀抱。不料三月间河北贝州（今清河县）兵变，朝廷差遣当朝第一名将、中书令李嗣源率师讨伐，反被变兵首领皇甫晖劫持。嗣源惧罪，听从女婿石敬瑭的劝告，索性带领叛兵回戈直指京城洛阳，谋夺帝位。庄宗被部下乱兵所杀，嗣源登基为新天子，史称明宗。因此上，朝中十分混乱。李谷暂时隐居在家，每日里读书垂钓。又与徐州显通寺当家大和尚慧真上人友善，时时赋诗奕棋，切磋佛经，倒也十分自在。

这年八月中秋过后，忽一天，慧真上人来访。大和尚今年三十来岁，圆脸秀目，穿一身灰布僧衣，携一串佛珠，赋得好诗，写得好字，也有海一般的酒量。李谷闻报大喜，急忙迎入书斋坐定，拱手笑道：

“别来匆匆又已两月，不知上人云游到何方去了？弟子乡居寂寞，清风明月却是极好的，上人何以不来寒舍同赏中秋皓月？”

慧真原也是书香子弟，为因合家在兵乱中遇难，从此看破红尘，挥慧剑斩断了三千烦恼丝，在显通寺出了家。因学识渊博，佛学造诣也深，老方丈病故前传授给他衣钵，继任寺中住持。却不喜诵经拜佛，常年云游在外，做些阴功积德的善举，与李谷是极要好的文字之交。这时，小厮送上了一盆温水，慧真擦脸洗手之后，方才捧了茶碗，吃着茶，徐徐叹息道：

“天祸中土，灾难深重，为了争当皇帝，梁、唐夹河大战十七年，大小不下数百战，双方军士和平民死亡总在百万上下。黄河两岸尸骨遍野，虽然陆续掩埋了些，暴骨野外的犹然不少。三年前，黄河南岸的杨刘（今山东东阿县北）大战，是梁唐之间的最后一仗了，打得更为激烈，淹死的，战死的，又何止十万！尸骸至今无人掩埋。贫僧心有不忍，故募化了些银钱，前往黄河岸边雇人收骨埋葬，总计不下三十万具，也了却一桩心愿。因此多时不曾来宝庄探望，仰望明月，也是时时思念哩。”

李谷肃然起敬，连连拱手道：“大和尚泽及枯骨，功德无量，弟子安居家园，无益于世，实在惭愧极了。”

“居士过谦了。”和尚合十道，“阁下才器过人，前程未可限量，今日不过如蛟龙潜卧于水底，待时而动。若逢明主，必然腾空而起，大有益于世人。贫僧清风两袖，也只能为天下遭难的亡人稍稍结些善缘罢了。”

李谷也不谦让，却笑道：“寒舍后园秋菊盛开，正待上人观赏，我们携手同往饮酒赋诗去吧。”

他们在后园葡萄棚下对菊畅饮。慧真是好酒量，李谷不弱，三杯落肚，豪兴迸飞，纵论天下大事，慨谈兵连祸结，生灵涂炭，何日方了，不禁嗟伤不已。看看落日熔金，暮色渐合，两人酒意阑珊，正待罢酒传餐，忽有家僮禀报：“青（今山东益都）韩大官人来到！”

李谷欢欣大笑，说道：“故人连连来访，怪道今晨喜鹊登枝，太高兴了！”

方欲起身相迎，却听得靴声橐橐，一个白面长身、沙细眼的书生，已经急匆匆来到园中，后边跟随了一个还只七八岁、容貌娟秀的男仆。那书生见了李谷，纳头便拜，道：“兄长，快救救小弟！”

李谷大惊，慌忙扶了起来，问道：“贤弟，何以这等仓皇？”此人便是李谷的好友，写得一手好文章、书法绝佳、满京城内外、风流倜傥的韩熙载，字叔言，潍州北海人（今山东潍坊市），今年二十三岁。那时新进士未曾入仕的耆庶民穿着同样的服饰，熙载也和李谷一般，头戴黑色圆顶脚幞头，身穿圆领大袖白布长袍，足着皂靴，只是衣着散漫，容颜憔悴，执了李谷的手，唏嘘道：

“家门不幸，新天子遣人杀了熙载全家。小弟侥幸逃出，内子，乔妆改扮，星夜逃出青州，特来投奔足下！”

“呀，有这等事！那尊夫人现在何处？”

熙载身后那男仆，脸泛娇红，腼腆地垂下了头。熙载了她的纤手上前，道：

“兄长，休见笑，这位换了装的就是拙荆梁玉蓉。夫人，

见过李大哥，危难之间，不必拘礼了。”

玉蓉羞答答地福了一福。李谷慌忙还礼，笑道：

“失敬，失敬，愚兄的眼力是最识人不过的，竟被弟媳瞒过了。”

原来那时女子尚未缠足，又且习俗尚武，闺中多有使枪抡棒。自唐以来，女作男装，也是风尚。因此梁氏改扮男装，竟无人分辨得出。

熙载叹了口气，又道：“如今沿途关隘津梁都张榜画形，捉拿小弟，简直无处可走，奈何奈何！”

李谷安慰道：“贤伉俪不必忧虑，到了舍间，且先安心住下。愚兄路见不平，尚且舍身相救，何况你我！天塌下来，自有愚兄顶住。来来来，现在先给你们引见一位当世高僧。”他指着慧真和尚说道：“这位上人便是愚兄常常提起的徐州显通寺堂头大和尚，法号上慧下真的便是。”

熙载忙向慧真又手施礼道：“上人清辉，弟子是久仰的了，今日得见，万幸，万幸！”

慧真谦然合十让座。李谷先引梁氏进内。陈氏夫人把玉蓉当作亲妹子一般，让她换了女装。盥洗之后，重施脂粉，梳了俏丽的小盘髻，穿上直领大袖翠罗衫，系上石榴红褶裙，长裙高高地系在胸前，又穿了大红金线凤头鞋，果然光采照人，娇艳非凡，只是眉峰微蹙，愁上双眸，依然悒郁不欢。丽娘在内厅另备酒菜款待玉蓉，这且不提。

李谷回到后园葡萄棚下，僮仆已经添了一副杯箸，李谷斟了酒，举杯向熙载说道：“贤弟先饮一杯压惊，再细说原委

吧。”

熙载也是洪量，况且策马赶路，口渴得紧，举杯一饮而尽，又饮了一杯，方才悲愤地说了家破人亡的缘故。

原来熙载的父亲韩光嗣是驻节青州的平卢节度副使。今年三月，青州发生兵变，指挥使王公俨攻杀监军使杨希望，逐走节度使符习，自称“节度留后”，意欲自为节度。“留后”是“留主后务”的意思，即是代理节度使的别称。部将推翻节度使，暂称“留后”，以待朝廷正式任命，这在唐末五代是极平常的事。不料朝廷不允，只答应任命他为登州刺史。那时节度使管辖一州或数州军民，刺史只是一州之主，而且管民不管军，权也就小得多。王公俨抗命不从。新皇帝李嗣源欲伸天威便调天平节度使霍彦威为平卢节度使，带兵到青州，杀了王公俨和他的族党。熙载之父在兵变时闭门不出，并未附和作乱，原不过罢官了事，只因霍彦威贪图他的家财，硬说他是王公俨一党，于是杀了韩氏满门，掳走了所有金银财货。熙载幸亏携了新婚夫人正在岳家盘桓，才侥幸逃了出来。

李谷、慧真听了，不住叹息。李谷两眼炯炯，从容沉着地说道：“贤弟放心，愚兄庄上操练得有三五百名精强勇悍的庄丁，官府差官轻易不敢闯吾庄门，贤弟尽管安心在此住下。待他日朝廷有了赦书，便可重新出头了。”

“不，兄长。”熙载重重地放下酒杯，叹道，“小弟自从登科之后，便想为国家干一番事业，不料此番遭难逃亡，几乎送命，纵然他日遇赦回家，也难以在朝廷有个出头的日子。这种平平庸庸以终天年的生活，小弟是极不愿意的，因此打

笋渡过淮河投奔吴国，另创一番事业。请兄台帮我设法闯过淮河渡口，感恩不尽。”说罢，又站起来深深一揖。

李谷忙扶熙载坐下，思索了一番，劝道：“如今乱世，贤愚不分。不但君择臣，臣也择君。江南固然好，总是个偏安的小局面，中原究竟是历朝正统所在。况且自从朱全忠篡唐，至今不过一十九载，却换了两个朝代，五位君王。安知今上皇帝还能在位多少日子？一旦改朝换代，再出仕朝廷，有谁来过问？贤弟啊，还是在愚兄庄中住下来吧。”

熙载依然沉浸在悲愤之中，含泪道：“兄长盛情可感，只是当今朝廷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小弟耻食周粟，是绝不愿再留在中原了，万望兄长助我渡淮！”

李谷尚在沉吟，慧真却合十道：“善哉，善哉，人各有志，不可相强。唐末以来，文人学士迁往江南、蜀中避难的何可胜数。江南文风尤甚，韩君文章华赡过人，当与江南有缘。此也是命中注定，合该有这一番磨难，方能渡得彼岸。惟珍居士，你就依了韩君的请求吧。”

李谷慨然道：

“既然如此，愚兄就成全了贤弟的心愿吧。此间离淮河渡口不远，雇一叶扁舟，顺颖水而下，到了淮河交汇处，名曰沫河口，便是正阳镇，通称西正阳，对岸来远镇，又称东正阳，便是吴王管辖的境界了。愚兄常派家丁僮仆往江南采买茶叶丝帛，渡口上颇有几个熟人。明天委屈贤弟夫妇都扮作管家模样，我另派两名老成的仆人同往淮南，把贤伉俪送到寿州以后，便没事了。不知贤弟意下如何？”